

英譯·裘小龍
Translated by Qiu Xiaolong

唐宋詩詞100首

彩圖·英譯·詩詞大意·繁體·簡體

「輕鬆英語」

Poem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轻松英语”唐宋诗词100首 / 裘小龙英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05.1

ISBN 7-5617-4303-3

I. ①轻... II 裘... III. ①唐诗—选集—英文 ②古典诗歌—中国—宋

代—选集—英文 IV. 1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31389号

“轻松英语”唐宋诗词100首

(彩图·英译·诗词大意·繁体·简体)

英 译 裘小龙

选题策划 陆月创意图书工作室

文字编辑 阮光页 侯宏堂 高 丽

责任校对 郭绍玲

封面设计 储 平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50 16开

印 张 15.25

字 数 185千字

版 次 2006年5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年5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7-5617-4303-3/H·285

定 价 25.0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唐诗三百首·摄影版
300 Selected Poems of Tang Dynasty
illustrated with photos

宋词三百首·丹青版
300 Selected Lyrics of Song Dynasty
illustrated with drawings

唐诗宋词三百首·影画版
300 Selected Poems and Lyric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y
illustrated with photos & drawings

历代散文名篇·影画版
Selected Classical Prose of Different Dynasties
illustrated with photos & drawings

『轻松英语』唐宋诗词100首
彩图·英译·诗词大意·繁体·简体
Poem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诗化英文全新翻译唐宋诗词

诗词大意化古韵为现代诗语

古画旧图衬托词韵诗境

中英二语简繁二体兼备

唐之诗宋之词

全球读者于此共赏



英译者简介

裘小龙 诗人，诗歌翻译家，小说家。出生于上海。20世纪80年代因翻译T·S·艾略特和美国意象派诗而闻名。80年代末到美国留学，并开始用英语创作小说和诗，获得成功。已经出版英文侦探推理小说《红英之死》、《外滩花园》。《红英之死》获第32届世界推理小说大奖，入围爱伦·坡推理小说大奖。其英文诗创作，获美国密苏里州最高诗人奖。曾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获比较文学博士，并教授中国文学。

裘小龙 詩人，詩歌翻譯家，小說家。出生于上海。20世紀80年代因翻譯T·S·艾略特和美國意象派詩而聞名。80年代末到美國留學，并開始用英語創作小說和詩，獲得成功。已經出版英文偵探推理小說《紅英之死》、《外灘花園》。《紅英之死》獲第32屆世界推理小說大獎，入圍愛倫·坡推理小說大獎。其英文詩創作，獲美國密蘇里州最高詩人獎。曾在美國華盛頓大學獲比較文學博士，并教授中國文學。

ISBN 7-5617-4303-3/H·285

定价：25.00元

ISBN 7-5617-4303-3



9 787561 743034 >



陆月工作室创意策划
与大雅文化合作制作

封扉设计：储 平

Translated by Qiu Xiaolong

英译·裘小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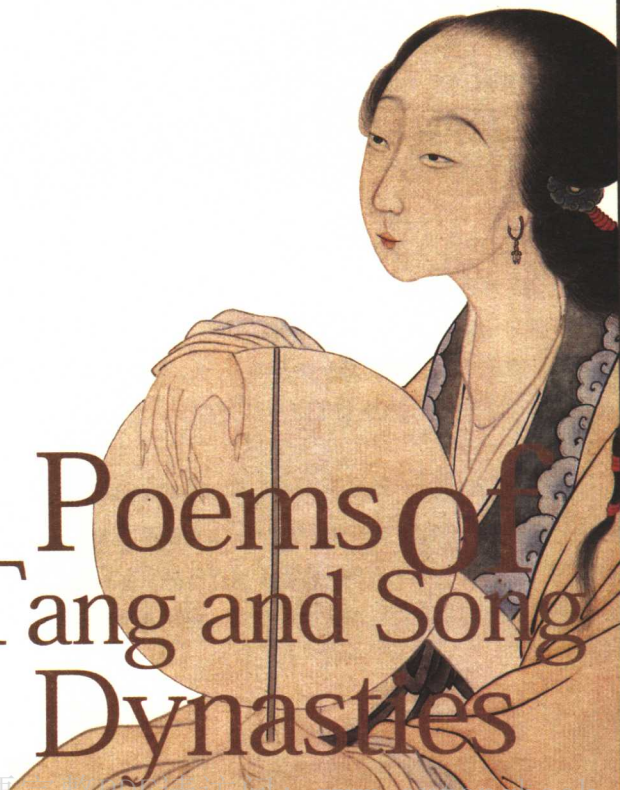
诗词大意·古音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轻松英语」

唐宋诗词100首

彩图·英译·诗词大意·繁体·简体



Poem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经典过二三十年就应有新翻译（代序）

——王元鹿与裘小龙关于汉语诗词英译的对话

【王元鹿】你的几本书，我一直都说要先睹为快。从电子邮件上，这次还真是首先读到你的唐宋诗词译稿，而且这本集子将由我们共同的母校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更感到高兴，也更要好好谈谈。

【裘小龙】我同样也很高兴。我们有过多少次交谈。在圣路易Delmar街上那家酒吧里——虽然Root Beer其实并不是啤酒。在上海的德兴馆，在评弹的三弦和琵琶声中，你推荐的烟蹄面至今记忆犹新。还有我们黑白子手谈。在你的East Gate的公用客厅里，你的书几乎堆成了苏州园林中的小假山。这次却是笔谈。也有好处。最近这几次回国都行色匆匆，见面谈有时也很难尽兴，倒是在电子邮件上，不受时间拘束，反而可以更随心所欲一些。

【王元鹿】大家都知道这几年你在用英文写小说。你的作品在国外获得了多项大奖，也已经翻译成了十多种文字，包括中文，忙得不亦乐乎，却又要自己来翻译中国古典诗词，在美国出了两本，这是你的第三本，而且先在国内出版。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中外都有不少译者在这方面作了努力。你现在这样做，是为什么呢？

【裘小龙】这确实是人们常问的一个问题。美国Hippocrene出版社的诗歌编辑就这样问过我，因为她能付给我的稿酬根本无法与小说相比。我回答说，这只是“labor of love”，中文意是“热爱而不计报酬（甚至无法解释）的工作”。不过，我最初确实也是先在小说中引用了一些中国古典诗词。小说出版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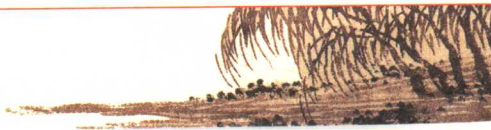
王元鹿与袁小龙同为七七级，当年同在华东师大读书，王元鹿读中文系，袁小龙读外语系。王元鹿现为华东师大教授、博导，语言学专家。

不少评论者都对这些诗颇加好评。一个读者在亚马逊网站上发帖说，她不读诗，却喜欢这本小说中的诗，并从未想到中国诗歌会是这样优美动人。于是我在国内和国外都留心了一下，觉得这方面的译介工作应该再深入一些。说实话，我也很功利。我的古文功底不像你那样是科班出身的，翻译也等于再给自己一次细读的机会，说不定以后还能在自己的小说中引用呢！

这确实不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这里且不论怎样评价其他翻译者的努力。一般说来，经典作品每过二三十年就应该有新的翻译，语言常新，翻译也同样如此。英国批评家利维斯讲，文学就在于活生生的语言，也就是人们在当代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例如英语经典长诗 Beowulf，三四年前就由诺贝尔奖获得者、诗人 Seamus Heaney 再次用现代英语作了翻译，还很长段时间都排列在畅销书排行榜上。

【王元鹿】 我知道你翻译过不少诗，有中译英，也有英译中的，在中美都出版了，也得过奖。有关你的这本集子，尤其在中国古典诗词英译时，我还真有不少具体技巧问题要问你。首先问一个国内讨论的问题，即直译与意译。想听一听你是如何处理的，有什么原则可以请教吗？

【袁小龙】 直译或意译要看具体的情况而定，在一首诗里也可以并应该有不同的处理，没必要把自己在这个“两分法”中限得一动都不能动。其实直译或意译有时也很难明确界说。你搞语言学研究，肯定注意到一个词会有它的字面意(denotation)以及联想意(connotation)。陆谷孙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



说我的译文直白，他举的一个例子是“蜡炬成灰泪始干”。他指出蜡烛燃尽成烛油(wax)而并不化作灰烬，我却也照样译作“ashes”，“袁译虽悖生活原貌，却以‘灰’的各种凄惨联想尽现原诗情貌。”陆先生这里谈正是字面意以及联想意的区别，烛油(wax)一词在英文中没有凄惨的联想意。这种处理到底算直译还是意译呢？如果一定要说我自己有什么原则，那就是译诗必须忠实于原诗，同时译诗必须也是诗。

【王元鹿】你的原则听上去简单。大多数的诗歌翻译者大约都是这样希望的，但能真正做到的恐怕为数不多。从读者的反应看，你的译诗显然是做到了这一点，美国桂冠诗人Mona Van Duyn对你就作过这样的评价：“袁小龙具有非同一般的资格来翻译这些诗歌：当他还在中国时，他因为自己的诗歌以及对艾略特及其他英美诗人的翻译而获奖；稍后，当他来到美国时，又因为他的英文诗歌和小说获奖……这些译诗无论在语言或比喻上都有一种清澈度，也有微妙的节奏。”我同意她关于你资格的评价。我可以补充一点：你在华盛顿大学读博士时还专门修过翻译理论和技巧的课。我也知道你本质上更是一个诗人，这些年一直都在用中英文同时写诗，你的英文诗得到过类似密苏里州桂冠诗人的大奖，所以你刚才说你译诗只是“labor of love”。不过，所有这些资格本身并不意味着成功的译诗，你能不能再说得具体一些：你的这本集子有些什么特色呢？

【袁小龙】其实，关于译诗必须也是诗的观点是受到我导师卞之琳先生的影响。他自己就是又写诗又译诗的。那时我刚开始在中国社科院读外国文学的研究生，想要翻译研究艾略特，卞先生对我说，“你自己不写诗又怎样能译诗研究诗？”在他看来，诗歌翻译与其他文类的翻译不一样，不是仅仅依靠查字典、追求字面的对应就能做到的。要译诗，译者最好自己也是诗人，而且最好是在两种语言中都能写诗的人，这样能进入原诗的情感和意境，再在另一种语言中诗意地再现或展现。我正是在卞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写诗译诗的，他这一课至今我还受益匪浅。

从中国古典诗词英译的历史来看，几个较成功的英译者自身都是英美诗人，如Arthur Waley、Ezra Pound，或较近的Kenneth Rexroth、Arthur Sze。这里却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除了Arthur Waley之外，这些译者的中文都不

能（真正）读中文诗，还得通过其他人的帮助来译。所以，他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另一种语言中充满诗感性的改写或再写，但是作为翻译，用 Mona Van Duyn 的话来说，却“不那么忠实”。

我具体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假设把诗歌翻译看成是不同语言中的一种移植，我为自己划出了可移植或不可移植的部分。诗歌是把一种语言的特点与潜力发挥到极致的艺术，在这一层面上，如词语结构或音韵格律几乎是无法移植的。叶维廉(William Yep)教授曾作过这方面的努力，甚至逐字直译，但是除一些幸运的巧合外，这种翻译诗很难让一般读者作为诗来欣赏，而对真正要研究中国诗歌的学者来说，还是得去读原诗。在一种语言中可以是很优美的句式，硬搬到另一种语言就像是焚琴煮鹤，所以有必要在这个层面上再创作。在这一点上，有着用两种语言写诗的经验是或多或少有些帮助的，因为这里涉及到诗的语感性，不写诗的人或许很难真正体会。至于可移植的部分，即意义及意象，那就必须忠实地移植，不能像 Pound 那样自由发挥。

【王元鹿】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也稍稍看了一些国内外的翻译本子。国外一般能看到的都是一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译者大多是汉学家，对诗的研究颇下了功夫，也作了大量的注解。不过这些译文主要是以研究中国文学的读者为对象，译诗的文学质量不是主要的考虑。至于国内的一些译本，译者也不乏名家，但大多数的英文太“古老”一些，有的甚至还用英文的格律体来翻。这样的译本，如果仅仅是想对国外的读者显示汉语诗是怎样押韵的，或对国内的读者展示英文凑韵的功力，而不在乎译文本身作为诗的质量，倒也未尝不可。这些译者大概没有写诗的经验，英美现当代诗歌也读得不多，所以他们做的只是把原诗用英文分行解释一遍，这样的译诗恐怕西方读者欣赏不了，中国的读者其实也不需要。不过先放下这点，能否先请你对汉文诗词和英文诗的格律作一简单的比较？

【裴小龙】这个问题有意思。中文诗和英文诗都可以分成格律体和自由体，还有一点相同，现在绝大多数人都写自由体诗。英诗的格律也很严，并不是简单的凑韵就可以混过去的。简单说，它有四种不同的音步，每一音步由轻读音节和重读音节的不同组合而组成。如果用—表示轻读音节，用/

表示重读音节，可以是—/抑扬、/—扬抑、—/抑抑扬、//—扬扬抑，这些组合称为格，在一定的情况下允许破格。诗的每一行都必须具有同样数目的音步，常见的有五音步抑扬格。也押韵，但不同于中文诗，韵脚的排列变化要错综得多。至于汉语诗词的格律，你是行家。在你新寄给我的那首词里，你步冯延巳的韵，又能翻出新意，我想没有必要在此多说了。可现在看到国内的一些诗词英译本，就像你所说的，自诩是格律或韵文翻译，却既不数音步，也不讲究格，只是在凑韵，还常常因韵害意。这就像我们写中文格律诗，不讲平仄，难免会贻笑大方，弄不好恐怕还会误人子弟。翻译古典作品，文字处理得稍微“古色古香”一些也未尝不可，但是我们没有必要用文言文、更不能半通不通的文言文来翻译莎士比亚，道理是一样的。

【王元鹿】与上面的问题有关，你谈到了可移植与不可移植的区分。显然，你在译诗中看重思想和意象胜于看重格律。我知道你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曾翻译过一本意象派诗选，当时对中国的诗坛很有影响，你自己的诗歌好像也是重意象这一路的。关于这方面你是否能多谈一些？

【袁小龙】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早在八十年代中译意象派诗选的时候就开始了。就像你所说的，这本集子时髦过一阵子，尤其是有关美国意象派诗人如何师法中国古典诗歌的问题，一时也成了评论者乐道的一个话题。不过，意象派诗人所讲的意象与中国古典诗人的并不太一样。从传统上来说，英诗也不是不讲意象的，但是“说”的成分要强得多，意象往往只是点缀。所以意象派诗人以意象为主的方向是对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如Pound把李白的“长干行”翻成“河商的妻子：一封信”，收入了许多英美诗（创作）选集，更有批评家说这是Pound最好的诗。平心而论，这首译诗尽管作了不少自由发挥，但还算选择性地忠于原诗的意象结构。Pound还专门探讨过意象叠加的技巧，即把一个意象与另一个意象叠加在一起，产生出新的—度空间。如杜牧的《赠别》一诗中，“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就是个例子。这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的“兴”有很大关系（可惜，在庞德之后这样探讨的人并不多）。所以，你在读译诗时感觉我可能是侧重意象，但这些都是原诗里都有的，只是在不同的语境中显得更突出而已。

【王元鹿】在意象之外，再提一个抽象的问题，你一定对汉文诗词与英文诗作作过较全面的比较。你认为何者更美？何者更丰富？

【裘小龙】这很难比较。坦率地说，我个人认为现代中文诗歌面临着许多问题，古典中文诗歌却有一些英语诗歌所没有的优势，尤其是语言的多义性、灵活性、不确定性，甚至是非逻辑性。我自己也用英文写诗，在这方面感受可能稍深一些。举一个例子来说，像张继的《枫桥夜泊》中的第一、二行，“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这可以说是典型的意象叠加，不用任何的连接词，也不交代主谓宾关系，或时态或语态的问题。用英文来翻译或改写，这些都成了要考虑的因素。第三、四行，“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同样因为主语的不确定性，诗的意境超越了诗人个人的境遇，上升到一种普遍存在的高度。所有这些在英文诗词中都很难这样做。

【王元鹿】那么，你这部英译集子的读者对象是谁呢？

【裘小龙】让我先稍稍怀旧一下。大约是在七十年代初，我第一次读到吕叔湘先生选编的《中诗英译比录》，真有如获至宝的感觉。在那一本集子中，同一首诗会有五六种不同的英译，还有注释、评点以及比较，这对我的英语学习起了很大的助益。当然，那是在一个几乎没有书籍的年代，现在人们学英文，各种各样的教材应有尽有，甚至还有所谓的“疯狂英语”。但或许正因如此吧，能让人们扎扎实实地既学英文又欣赏文学的书还真不多。在叙述学的理论中，有一个关于假设读者的概念，那么我的假设读者首先是国内已有一定英语基础，但是对现当代英语诗歌了解不多的读者群。这或许多少是条捷径，在中国古诗的英译中毕竟没有太多文化背景的隔阂。当然我的假设读者也有喜欢中国文学的国外读者，包括在中国的外国读者。去年年初，我参加上海／香港国际文学节的活动，就有好几个西方读者对我说过，希望能看到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这里再加一句，我这部集子是在国内首先出版的，至少现在也还没有在国外出版的安排，不存在出口转内销的问题）。

【王元鹿】从诗再回到语言上来。常有人问我汉语与英语何者更丰富，这是个不易回答的问题，因为汉语往往用字而英语往往用词来统计，而字词又不等于常用字词。精通这两门语言的你也许有一个更实践又更机智的回答。

【裴小龙】你是搞语言学的，理应比我更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我不想在这里班门弄斧。我刚才提到了，就诗歌而言，古汉语似乎更富有多义性、灵活性和不确定性，因此要说汉语更丰富一些也未尝不可。在这本集子里，你可能也注意到了，译诗的行数一般都要多于原诗的行数，这不仅仅是因为要追求译诗作为英语诗歌的感性或诗意，也因为要尽可能将原诗丰富的内涵表达出来，如果采取一行对一行的译法，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王元鹿】这一点我确实注意到了。除了着重意象之外，你在翻译中还有一些独特的处理。例如原诗是绝句，在译诗中却有八行，甚至更多；又如原诗每行都有标点停顿，但你的处理往往是跨行的。这里能否还请你分条具体叙述一下你对于汉英诗的主要同和异的想法？

【裴小龙】你这个问题要由一篇论文来回答。让我变通一下。一些形式上不同，如一行诗的数字，一首诗的行数，以及平仄音韵等，我想都不在这里多说了。仅说说有关我译诗中所遇到的一些具体而需要加以处理的问题。

汉语诗词中，每一行都是一句独立的句子，句尾一般都有（标点符号）停顿，但英语诗中，却经常有你所讲的跨行，即作为一句句子的一行诗会延续到下一行诗中去。

汉语诗词讲究对仗，英语诗中却几乎没有同样的修辞手法。

汉语诗词中经常用典，用新的批评术语来说，这具有互文性的功能，即在读一个文本时，能联想到其他文本，扩展了阅读的审美经验。在英语诗歌中，这样的情形在现代主义诗歌中有一些，如Eliot的《荒原》。

汉语诗词呈现的往往是一种空间结构或形式（这里借用Joseph Franck的一个词 spatial form），也就是说，一首诗诗行之间的连续并不是线性的，而是将整个文本作为一个自在的空间来看时，一些似乎互不关联的意象经叙

述得以结构成形（当然也可以说是意境）。拿李商隐的《锦瑟》一诗来说，除了第一与第二行间有着中心意象的延续，其他几行似乎都没有英文诗中那种线性的关联，或需要用连接词来交代上下文的关系。但是把诗作为一个有机的独立整体来读时，确实诗的每一行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形成了一种空间结构。

所以我在译诗中也根据具体的情形做了处理。如英语诗歌中的跨行句式，运用到汉语诗词的英译中，可以在停顿的同时增添一种延续的韵感。这也算是“洋为中用”吧。

至于对仗，我有时则故意避免，因为硬要照搬，译诗就很难呈现现代英语诗歌的感性。

用典比较复杂，我尽量采用不加注就能让读者明了的译法，加注会产生“隔”，而且原诗也会有用典用滥了的情形。对现代中国读者来说，互文性的作用已不再明显，而对西方读者来说，即便加注，也难免云里雾里，更不用说读诗的什么经验了。

倒是所谓空间结构，西方一些现代主义诗人，像Eliot、Pound、Saint-John Perse等人都作过类似的尝试，我也试着在英译中作了同样的努力。

【王元鹿】我也读过你的获奖小说《红英之死》，很想知道有什么一以贯之的思想指导着你的小说与诗的创作。

【袁小龙】依稀还记得，我们在Loop的旧书店里一起听过《巴山夜雨》，我想你或许比谁都清楚地知道，在国外写作首先也只是谋生的一种方式，虽说确实也很难靠诗歌写作或翻译来为稻粮谋，不过我们都是功利主义的，只是“利”或许并不那么狭义。生也有涯，能做的事有限，因而只能挑些自认为能做得较好、也较有意义的事。翻译一般是从另一种语言翻成自己的母语，但我自己的情况又不一样。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对我来说，中文和英文这两种语言或许可以说是差不多同样熟练，而一些最新的语言变化，反而可能是在英语中接触得更多一些，尤其是在文学写作方面。既然我算是少数的还能坚持这样做的幸运者之一，我就没有理由不那么做下去。

如果在我的小说以及诗歌创作、翻译中一定要说有什么想法的话，

序言

我只是希望能这样对中国文化、文学作些另辟蹊径的探讨——在不同的语境中，同时也在不同的文化、文学传统的影响下这样做。再加一句，这并不是说我就不写中文了。我们这篇对话就是用中文写的。我也希望，将来或许又能专注于中文写作。不管是用中文或英文，我都希望能在一种语言中多少融入另一种语言的感性特点，也算赶赶“全球化写作”的时髦吧。

【王元鹿】如果一定要找一个与你英文诗风相似的诗人或流派，那是谁或什么流派？如果要在诗人中找，那又是谁？

【袁小龙】在西方诗歌中，现代主义这一流派我是比较喜欢的，尤其是Eliot、Rilke、Valery等，当代的则像Robert Lowell、Robert Hass等，在中国诗歌中，比较喜欢的有李商隐、苏轼、卞之琳、冯至等人。不过，喜欢一些诗人，并不意味着自己的诗歌就一定与他们相近了。个人的经历、学识、气质等都会起作用。然而有一点我确实受到Eliot和卞之琳的共同影响，即非个人化的写作理论和实践。诗源于个人的情感，但是写作过程却是非个人化的，也就是说，写诗是一个把诗人与诗分离开来、对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的过程。诗歌翻译也一样，译文必须也是诗，同样也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王元鹿】再问一个有关这本集子编选的问题。你选诗的标准是什么？

【袁小龙】我自然要考虑到尽量收有代表性的名篇，但肯定有个人的偏好在内。此外，还有一个我自己的标准，即要看译诗的效果而定。有一部分有名的中文诗词，在翻成英文后效果不佳，意义或叙事部分或许传达过来了，但读起来没有诗的感觉，用Arthur Waley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诗形”。因为同样的道理，他有许多翻好了的诗，却并没有全收到自己的集子中。

【王元鹿】很高兴我们今天能这样聊得尽兴。缘分往往如诗，常会有神来之笔。我们同一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却要到了十几年后才在圣路易斯相识。又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居然还在网上谈诗，这真在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

序言

【袁小龙】确实如此。我自己写的一首诗（先用英文，再用中文写的）中有这样一段，“落日熔金，/ 我们无法从古老的花园里 / 采撷灿烂的幻想，/ 来放入相册收藏。/ 还是得选定自己的剧本，/ 要不时间就不会原谅。”我们都还算是有自己选定的“剧本”，总得坚持往下演吧。因此我想我们肯定还会有机会就这个题目再谈下去的。

2006年2月

此书清样承俞水生先生与王琛女士通读一过，并提出了若干很好的建议，特此鸣谢。

袁小龙

目 录

经典过二三十年就应有新翻译（代序）

——王元鹿与袁小龙关于汉语诗词英译的对话 002

贺知章

回乡偶书 022

张九龄

望月怀远 024

王之涣

出塞 027

登鹳雀楼 028

孟浩然

春晓 031

宿建德江 032

王昌龄

闺怨 035

出塞 036

芙蓉楼送辛渐 038

长信怨 040

王维

杂诗 042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044

渭城曲 047

山居秋暝 048

竹里馆 050

送别 052

秋夜曲 054

相思 057

李白

长干行 058

送友人 060

静夜思 062

送孟浩然之广陵 064

清平调 067

早发白帝城 068

春思 070

玉阶怨 072

忆秦娥 075

菩萨蛮 076

王 翰

凉州词 078

杜 甫

月夜 080

旅夜书怀 082

绝句 085

绝句 086

张志和

渔歌子 088

刘方平

春怨 091

张 继

枫桥夜泊 092

韦应物

秋夜寄丘员外 094

滁州西涧 096

刘长卿

送灵澈 099

卢 纶

晚次鄂州 100

李 益

江南曲	102	泊秦淮	132
崔护		寄扬州韩绰判官	134
题都城南庄	104	秋夕	136
孟郊		陈陶	
游子吟	106	陇西行	138
王建		温庭筠	
望夫石	109	瑶瑟怨	140
张籍		菩萨蛮	142
节妇吟	110	梦江南	144
刘禹锡		李商隐	
乌衣巷	112	夜雨寄北	146
柳枝词	114	锦瑟	148
白居易		无题	150
问刘十九	116	登乐游原	152
草	118	无题	154
柳宗元		张祜	
江雪	120	赠内人	156
渔翁	122	鱼玄机	
元稹		江陵愁望寄子安	159
行宫	124	李频	
杜秋娘		渡汉江	160
金缕衣	127	韦庄	
贾岛		金陵图	163
寻隐者不遇	129	女冠子	164
杜牧		菩萨蛮	166
赠别	130	应天长	168
		牛峤	
		菩萨蛮	170